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九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韃靼

嘉靖元年　詔正各邊軍功正德間閹宦用事諸報效奏帶人往往籍名各邊僞上首功或一人數處或一時數名併功授職極爲濫冒又　賜姓人蔭錄爵啣者衆至是悉革正其舊有軍門辦事

皇店掌理諸名稱者仍置之法初名鎮人儌倖于此者率貴盛一曰權行閭里道路以目至是邊人始有生樂合掌讚服以爲爲天道難欺　國法有在云　初成化弘治間胡虜遠遁粮餉及時二鎮頗稱富庶後饑饉薦臻寇復数擁又值
武宗巡邊賊臣宗機科索軍馬往来支費無紀邊儲日耗正德十六年宣府管粮郎中馮曾繳送本年秋季文冊内開見在本色粮五萬四千八百六十石料五萬一千六百五十八石草一千三百五十

九萬七千三百五束銀二十八萬三千五百三十五兩大同管糧郎中陸傑繳報本年秋季文冊內開見在本色粮十四萬五千四百二十三石料六萬四千六百二十五石草一千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九百餘束銀九萬六千六百三十九兩俱僅可爲平常之用一遇有儆遂不能給及宣大走回人口張小兒王成俱正德七年被小王子部下達賊搶去報稱達賊在於西北住牧要来邊上搶殺宣府巡撫李鐸題言所報虜賊衆多必須調取主客兵馬分布緊要城

堡按伏防虜耶今倉庫空虚主兵月粮尚欠客兵從何處給乞査照原討空運粮米数十萬石速發米邊以救目前之急惟復先發銀五七十萬兩聽管粮郎中設法糴買以俻客兵之用事下戶部議得太倉官庫收貯抄沒犯人銀内動支六萬兩内四萬兩准作嘉靖元年年例之数餘作例外補給遂命主事孫儀運送又戶部前因大同巡撫右僉都御史楊志學疏缺邊餉乞給銀開中引鹽收納本色以救濟窘迫議將兩淮運司嘉靖元年分額

鹽二十萬引每引價銀五錢五分則中仍於太倉
動支抄沒銀四萬兩正詔從其議復榜諭各關守
備等官不許仍前逗遛致悞邊儲遂若進士端廷
赦運送吏科給事中楊秉義奉勑往宣大等處散
賞還朝復上疏曰臣等比出居庸過岔道但見去
關漸遠人烟漸疎以爲沙漠之區固如是不足異
也行經舊榆林衛永寧縣地皆有名村堡今俱爲
故墟屋壁傾圯煙不黔突及入宣府求其蓋藏斗
米二錢食粮僅千數官軍舊粮尚欠十月而顆粒

川等處不下有無米可買者又至大同鎮莅與宣府相當而倉糧不及其半去至應州盤得見在倉糧止有一十七升而其餘城堡顆粒無存者尚衆又井坪堡等處調到按伏參將鄭徹等官稱欲去剿達賊在境欲往則日食無糧進退甚爲狼狽臣等驚異以爲宣大京師之門戶如此空虛其何以寧處哉又訪得真定保定二府及山西等處秋收頗豐米價視二鎮不啻減半移粟之計未必不可爲今日急務也伏望將內庫戶部收貯銀兩內更發三

四十萬選委廉能部屬官于居庸紫荆鴈門等處
分投招買粮米令二鎮就于附近撥人乞運則此
可省脚價彼可多致米無事則可給官軍月粮有
事則可以應各兵支用可爲經久至計緩急有資
戰守皆利詔户部議尚書孫交題稱差官召買重遣
勞費及查本部粮草折銀因各處拖欠觧到甚
少俱難議動乞請再於太倉庫收貯抄没犯人銀
内動支二十萬兩内宣府十萬兩大同十萬兩宣
府六萬兩大同七萬兩准作嘉靖元年年例之数

餘作例外補給行咨各該巡撫并管粮郎中會同計議將先今解送并彼處見在支剩各項銀兩查照地方豐歉道里遠近從公估計定擬斗頭數目趂時召商糴買粮米嚴立限期上納於緊要城堡收貯以備支用待米完之日就將前銀照數挨次支給其主兵行粮量留折色銀兩相兼放支急聽從宜區處糴米在倉先將舊欠俸粮官軍量給一二月以濟春荒仍行鎮守內外官員斟酌邊情緩急非有重大聲息不許輙調官軍按伏浪費粮草

致損邊儲

上悉行其議　以陳九疇爲都御史巡撫甘肅先時甘州五衛旗軍月粮每一石折放白銀七錢正德十六年年豐米賤巡撫許銘欲照時估折與銀三錢三分本年十二月初二日銘與鎮守大監董文忠總兵李隆等俱在會議廳議事五衛旗軍二千餘人赴告要照舊價支放銘不允各軍忿怒打毀大門一時擁入銘喝令軍牢將爲首數人縛打數十衆軍稍退不散待至起更時分各軍齊聲吶喊董

李二人先行躲避各軍投擲磚石擁入將銘打死
用火燒毀及燒廳房又將分巡西寧道僉事劉經
搜拏要行謀害經潛避肅府田承奉宅內越墻走
脫又將都司贓罰庫并軍器庫打開搶出銀兩布
疋盔甲又燒斷事司并中前後三衛鎮撫司打開
囚犯出獄至晚太監總兵而三撫諭散人方退後
將解到蘭州未交官民運銀五千三百餘兩令太
僕寺卿李崧同副總兵李義給散每軍銀七錢折
作十二月月糧一石又令監鎗太監申忠下北關

倉每軍給麥一石亦作嘉靖元年正月分月糧太監總兵會出告示曉諭軍民舍餘人等內有被其脅從者就便改過作爲良民入隊聽候操調並不坐罪悉便遵聽僭假報有虜寇聲息齊軍分布于各街口劄隊軍威振作初三日脫差出巡視官軍底十九等擒獲元惡王禮羅月原伏高乞兒等四名斬首示衆同類賀眞保兒等三十餘人下獄由是餘黨漸息二年正月初八日董文忠李隆上其事以爲許銘自渡河西每行酷刑打死西寧衛百户

等又行文各司查審不分久近商人號爲流民納
銀公用又抽減商人納過粮草原價又将此銀納
豆者每石加增三斗并除夜不收月粮審取三等
九則人戸辦納銀两濫受華前詞訟良善驚疑一
次寫匿名帖子綁在箭上射入都察院一次貼于
臣門言地方事情不便要將三堂改正臣等聞之
甚爲寒心累次勸諫未蒙聽允似此酷刻致生此
變邠今變亂已平内患已緝邊境獲安寔仰仗我
皇上威福所致臣等不職之罪責亦難辭乞勅兵部

計議將臣等捉獲餘黨亦照例問擬如律以示將
来于是陜西巡按御史喻茂堅疏曰都御史乃朝
大臣親承
上命巡撫一方任用非輕及查許銘條約俱係除革
宿敝報國籌邊至計但銳意堅執不無太急夫何
各軍倚恃平素驕横輒肆窮兇聚至千數肆行殘
殺焚其屍首極其慘毒刼去庫銀擅放獄囚悖逆
已極大駭人心及照李總兵董太監各操統率軍
馬之權豈有不能救正之理況彼時會議同在一

虜乃任其作變束手先避罪豈容追及戕害已極之餘雖稱擒獲爲首四名爲從三十餘人未審是否真正原謀同惡之人慮恐尚有主使元惡未獲究懲何由而洩國法何由而彰乞速選風力老成練達都御史一員星馳前去廵撫與同鎮守總兵官同寅協恭戮力邉務庶重鎮無不制之兵而釁孽可弭矣陜西御史許翔鳳曰甘肅爲西陲巨鎮人雜夷虜少知禮義之化數年以來上下剝削誅求軍民困苦已極許銘銳意事功除奸清敝驚駭

人心不無太急一時無知小民有不堪者訛言繁興遂相媒孽搆成大患其首從惡逆死有餘辜鎮守總兵將領等官亦有不得辭其責者也事俱下兵部議乃會推九疇爲甘肅巡撫　兵部尚書彭澤疏稱鎮守董文忠總兵李隆統領官軍在彼既不能設法調度爲預防于未然又不能極力拯救消禍亂于臨事顧乃假以勸諭爲名以致怨歸巡撫自脫罪愆迹其所由固許銘欲振肅風紀于初任而未免撫馭少恩亦緣切禁總鎮官員沿集之

宿弊而寅恭未洽各官雖無故縱主使之情難免
嫁禍苟全之罪其副總兵李義陝西行都司幷各
衛等官平時既已失軍士之心而無約束臨難又
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援論法通合拏解來京追
究重治但地方缺官干礙人衆請行彼處巡按會
勘擬奏發落其總兵太監乞降勅切責令各戴罪
管事務要與新任巡撫同心協力修舉邊務不許
仍分彼此失機誤事貽患地方自取重罪
上從其議詔有罪人犯着巡按御史會同守巡兵備

等官從公查審擬議情罪其餘軍士人等不肯同
入封恐情有可原俱免追究許銘着以禮棺殮照
例祭葬并伊家小差官護送還家　時三邊傳報
緊急聲息兵部尚書彭澤請設總制官以禦虜患
上乃命侍郎李鉞兼都御史巡視經畧遇有達賊侵
犯即便調兵防禦剿殺陝西三邊鎮巡等官俱聽
節制京營大寧等處官軍不必帶去宣大山西官
軍有警急調應援事寧具奏回京鉞既拜命即上
疏曰禦戎之道守備為本守備所資錢粮為急陝

西三邊地方廣濶年來將不擇人守備全廢兼以剥削日甚索取百出以致衣粮不得給散軍士因而逃亡缺伍粮草託故扣除馬匹因而瘦損倒傷積弊之極言不能盡各該鎮巡總兵等官連章奏討拖欠年例等項銀兩雖已經戶部奏准轉解應用但所解之數不能盡償所負及已解去計今亦恐費盡臣品識凡庸當此巡視經畧之責敢不盡竭心力仰副簡命念惟事須預畫庶克有濟臣即日起程前去到彼之日賊尚住牧在套必須調度

人馬分布要害先爲防守倉卒應變錢粮最爲緊急若不早爲計虜臨期方行奏討不無緩不及事乞勅戶部于太倉及內府抄沒犯銀內動支三十萬兩兵部于太僕寺常盈庫動支馬價銀一十萬兩各委的當官員督解軍前聽臣分派各鎮糴買粮料草束買補征騎　事下兵部議彭韶上疏曰陜西三邊地方十餘年來虜患侵擾不時債帥貪官剥削尤甚京運民運之粮銀拖欠数多修邊買馬之勞費徵派未息甚至月粮布花經年不得關

支祇因貧苦之極遂萌悖逆之謀将廵撫重臣殺
害雖其逆理戕上自取極刑而饑寒困迫亦當軫
念且延綏廵撫姚鎮奏要修理邊墻寧夏廵撫王
時中奏要招募軍士用銀不下十萬俱未給發所
據見差廵視經略李越奏討粮餉馬價銀兩殊不
可缺請行太僕寺常盈庫及動户部于内府抄銀
并太倉收貯銀兩俱如数給發以救三邊倒懸之
苦用舒
皇上西顧之憂所屬應解各邊民運粮料本色折色

及布花一應拖欠侵盜之数一併查究督發施行
其戸部并本部累次觧去粮料馬價銀兩支銷出
入的確数目行李越逐一清查明白甘肅見監并
未獲人犯仍行巡按御史從公勘問查議明白
奏請
上乃命動支内府并太倉銀兩各十萬兩前去支用
馬價太僕寺動支十萬兩甘肅勘問罪人各邉清
查錢粮等項事情俱依擬行新任巡撫陳九疇着
上緊去 御史王應鵬疏曰朝廷之所恃以控制

海内者惟威與福耳威福不行則朝廷不尊不尊則人心不葺于是有畔渙不軌者無忌而肆行矣今天下承平日久言治者每病其恩之多威之不足也近見甘肅都御史許銘被旗軍殺死何以有此往年閩閫作亂其禍起于鎮守太監羅鑰未幾鑰亦不免盖亂不可啓禍不可長可以犯彼則可以犯此矣固理勢之必至也李隆等獨不鑒歟易曰履霜堅氷至若今日之事則可以言氷不可以言霜矣切恐天下之强軍捍卒聞而效尤斯不爲

之寒心耶　兵科都給事中許復禮疏曰唐臣兵
部侍郎許孟容上憲宗之言曰自古未有大臣横
死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宋太宗亦謂
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
不問姑息當如是耶我國家自正德以來政教廢
令不大行于天下而姑息苟且之政足以廢法度
而斁綱常況其肅窮荒極鄙之隅亦常有需求征
調之擾人心玩愒思變久矣請以往事陳之昔年
都御史才寬被害不明竟未查究都御史安惟學

被亂軍殺死未正典刑都御史屈銑被軍衆囚禁亦未伸法至于福建效尤福州衛則擁入布政司打碎屏風要將布政伍符殺害邵武衛則群呼擁鬧將教諭洪魯捉鎖遂行建寧衛則將通判張鴻亂打辱罵官府則於三堂教場演武傳示吶喊無一人懲之幾至成變此皆以缺粮為由倡亂梗化目中已無法度矣而地方之官常隱忍而不報朝廷之上每每視為泛常但以招撫為名又加酬勞之典養其驕横狂悖之氣良可慨也故曰封建非

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臣等讀董文忠李隆等章奏反覆玩味事有可疑都御史太監總兵號稱三堂同功一體之人也古稱將相調和則士豫附今都堂受害而太監總兵安全無恙有是理乎為各官者正宜引罪自責以俟朝廷之處分為當且羅織事端妄行參劾欲脫已罪而歸咎於人未復稱變亂已平內患已弭誇張自是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蓋謂天高可欺誣罔也伏望痛懲往事之忿大奮乾剛之斷乞勑該部

議處選差三法司堂上官各一員前去井州地方
從公查勘追究根由細分等第奏請處治以剪削
渠魁屈此群醜以伸朝廷之法以洩九原之冤一
六月二十六日達賊一萬七千餘騎自平涼府一
帶涇河陽保二州原擁進塵土蔽天直抵窯店等
處地方劄營三日至七月朔起營通共五日聯接
老營五十餘里四散鎖牽漢人指引掏空搶殺陝
西巡按俞茂堅疏稱寧夏中路住劄小鹽池參將
楊義陝西住劄固原衛總兵官劉淮膽喪魄奪白

千生靈被其糜爛而官軍不聞有一矢之或遺此
其故何哉實由虧折官軍難於回護則各将之罪
難逃殺搶人民難以查考則各将之罪易掩故為
将者每每坐視窜殺萬姓不折一軍夫民以供軍
而民反為軍而死軍以衛民而軍却倚将而生吾
民何辜一至此極乞勅将楊義等提問如律御史
黎貫等疏稱陝西總兵官劉淮延綏副總兵朱鑾
寧夏副總兵劉玉寧夏遊擊周尚文固原遊擊陶
文喪師辱國巡撫陝西都御史王珝鎮守陝西太

監晏宏總制陝西延寧甘肅侍郎李鉞覆將敗軍乞勑兵部議擬即將失事將官劉淮神揖等拏解來京從重治罪王琊晏宏取囬究治李鉞亦乞降勑嚴加戒責令其戴罪備禦或者又謂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只宜姑記其罪然趙用廉頗而易之以趙括則敗秦用王齡而易之以白起則勝盖臨敵易將顧所易何如耳

上詔這套賊爲患先因守土官員調度失宜隄備不謹彼此推託節次誤事朝廷特簡素有才望大臣

前去總制軍務各該鎮巡等官不行協謀共濟合
兵追勦以致虜寇深入肆行殺掠本當拏解來京
從重治罪但有事之際劉玉朱鑾仲楫周尚文陶
文時陳且着戴罪殺賊着巡按御史查勘有無後
功并各官失事情罪明白奏來定奪各該巡撫鎮
守官都着從實回將話來劉淮革同原衛帶俸還
寫勅與李鉞着展布四體加意規畫先事如何遏
截臨事如何追勦查照你部裏節次題奉事宜議
擬方畧處置停當嚴督各屬同心戮力以責後效

冊有互相覬望阻壞軍情的指實奏來處治　五月大同鎮城軍士因出教場演試武藝各軍慮恐生疎比較張的祥等遂以邊粮修邊爲詞鬨然吶喊回到四牌樓將賣米蔣彪等在市粮米或搶或撒擁衆到於巡撫門首時都御史楊志學因病不曾開門各軍㖿喊嗔言不與主張及不討粮將告示牌面打毀又到管粮郎中巡按御史門首因見各官閉門將門前照壁拆取甎瓦拋打門外排柵告示牌面俱各打毀提督侍郎臧鳳亦其事

上詔張的祥等驕縱狂悖漸不可長著臧鳳再審為首及情重的即於軍前斬首示衆為從的調發極邊衛分常川哨守其餘旗軍人還出榜曉諭令各安心護守城池再有違犯不饒鎮巡官節制欠嚴張欽簡閱欠處本當究問且都饒這遭　御史俞集疏曰宣府乃京師巨蔽大同亦西藩

先帝往來巡幸而江彬諸黨席寵怙權頤指撫臣殆若下吏下之人見翁杲輩忍耻屈辱遂有輕褻撫臣之心滋寖成俗雖有巡撫都御史如楊志學之

鎮靜養士李鐸之振起頹弊風猶未殄伏望特降中勅得以專斷外閫人或干紀許以軍法從事使人皆知撫臣之威凛然有不可犯朝廷之勢隱然日益以尊豈非所以讋姦宄之心乎兩鎮頻歲荒歉而權家勢要耗損邊儲軍士衣粮虧欠未支者約有數十餘萬之多伏望軫恤窮軍誕敷渥澤舊欠者將臣等查出銀兩照數追補新支者悉得以按月關給無令乏匱否則宣大之患不在夷虜之遠而在鎮城之近矣宣府地方有屯田園種地畝

等粮歲不下十餘萬石有椿朋尖丁團種馬價等
銀歲不下五萬餘兩即中總粮儲分巡理刑名固
未遑於催督也例該屬之都司往者齎杲侵漁數
多恐焚都司案卷以致漫無稽考侵尅盡費伏望
該部議處添設分守參議一員專以督司各項出
納庶事體歸一宣府一鎮分東西南北中五路大
同一鎮分東西中三路其士馬之供應錢穀之出
入責皆萃于郎中也邇来拘於資格往往多不得
人且以正德年來郎中觀之宣府僅有解經一人

操守深爲可稱人才誠爲難得今後差遣總理毋得拘泥常資郎中乏人即於員外內選差員外乏人即於主事内委用取其操履清修而不在年限之深淺求其才識端敏而不在爵序之崇卑可也

老營堡地方舊規遊擊將軍俱在本堡住劄實銅畏懼邊境擅自呈請回關扇搖各軍後在教場操練有營隊步軍四千餘人執旗齊聲訴稱先年拖欠月粮通未補給去年五月至今雖每月關支銀陸錢米價騰貴止買米三斗父母妻子不能相

亂一齊擁入要赴巡撫衙門訴告鎮守山西太監
張景昌提督都御史胡錠各參稱實鎖田家何餘
各軍未應便迫於饑苦當放軍點卯之際即爲下
操潰亂之舉縱軍虜掠事殊狂悖夫指䖏糧爲由
倡亂脅逼之事其來已久自福建軍士打入布政
司要將伍符殺害七衛同風相繼而起在先朝姑
示薄罰未及議處是以前日又有甘州之變甘州
殺害撫臣宜早正典刑以輯人心迄今未見歸結
是以前日宣府大同又有擁衆吶喊打毀公廨之

變宣大未久而此又繼之識治體者豈不寒心
上命賈鋗革任提問爲首人犯體勘情罪上請定奪
八月二十四日三山堡境外達賊約有五萬前
到本堡西安等墩掏開邊墻七處陸續行走徑往
寧夏地方去訖總制侍郎李鉞疏曰看得前項套
虜攜衆拆墻進入延綏地方志欲向東先行奔西
旣而迂繞東入琵琶等城隨遣輕騎侵擾固原邊
境蓋欲緩我延綏地方不及爲備牽制固原兵馬
不能應援蹤跡詭秘向往難測今雖被官軍談伏

衝擊斬獲首級九十五顆奪獲戰馬一百四十一
匹及照延綏總兵官武振親臨本鎮地方調度兵
馬并遊擊將軍彭棟參將周倫料敵設伏以寡擊
衆首虜頗挫請先以禮奬犒用示激勸仍俟巡按
御史查勘至日照例陞擢　御史黎貫給事管律
疏曰三邊地方虜勢猖獗必須耆德重望諳練邊
務如致仕大學士楊一清久任本省總制軍務威
名素著要將本官查照古昔大臣出將入相者特
賜起用徑赴陝西總制及將侍郎李鉞改委甘肅

自河以西聽其經畧

上詔是近年以来權姦亂政邉方推用將官多非公舉功罪不明賞罰不當以致邉備廢弛軍威不振李鉞承積弊之後漸次經畫今已有功着展布心力益竭忠勤内修外攘以副朝廷委任至意楊一清先已有旨起用待有缺用他　廵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䟽曰臣至莊浪到任五月始到甘州即與太監董文忠兵備姚文淵等相會咨訪得都御史許銘凡事嚴肅舊例三堂到任皆有賀禮許銘

我受李隆不悦許銘須出禁約嚴寄該載鎮守總
兵之事獨多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分月粮許銘照
依時估折與銀三錢三分衆軍嫌少再四纏告許
銘惱怒將爲首一人責治逐出李隆聞知欲邀人
心数爲固請許銘堅執不與隆令親信中軍指揮
楊淮蘇秀分付各軍各具三日乾粮待十二月初
三日下操告粮他若堅執不絛你們只在城外劄
營二日看他慌也不慌每月初二十六三堂該於
公議府會事其日李隆天明先到許銘方赴將到

士主廟衆軍擁進攔擾告添粮價許銘怒喝不允遂喧呼嚷罵磚石抛打董文忠将丟石五人拏住帶到公議府打至四十李隆厲聲曰這是軍不是賊怎麽這等打軍士喧呼只要打殺都堂左右勸許銘越墻避難銘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避難而生何面目以臨其下已而日落昏黄衆軍擁入後堂将許銘一棍昏迷倒地移時方起将面上血首抹洒灑墻上至今血跡猶存外又偶有一人来問許都堂在那裏一人應曰已打倒在地其人曰軍

已到此若不做箇了當我們終久是死用火熟燒將許都堂撻丟火上許都堂猶掙起欲走衆軍拏住用門扇壓於火上須臾腹破膋[illegible]如鼓初李隆之鼓衆軍也實欲困辱許銘以挫其威重而已初無致死之心但日暮人多軍士酒醉莫如之何諸軍見許銘已死知事已不可收什遂爲謀叛之舉許銘次子剥去衣服裸體跟隨門子走出藏於董太監處數日後李隆收殮許都堂餘骨分散孝布董太監曰許二歌也與他此李隆愕然曰何在太

監曰在我家裏李隆色變不語者移時許銘既死之明日太監撥軍人三十餘名每夜守護屍靈一夕漏繞初下軍人未寢偶見堂上一人着紅服據按而坐大聲曰小二歌子不知今在誰家謊殺他了軍人皆伏俯不敢仰視俄而不見謊者以為許銘䰟見夫庚八疆死猶能憑依以為淫厲況許銘平昔愽學深造忠肝義膽足對鬼神而又歎歷中外節操清苦其鍾天地之異氣與夫所資藉者厚矣宜其強死而能為鬼此李隆至今不敢一至其

死所者實畏其威靈而有懼心也乞將李隆梟首
槀街以謝許銘兵部尚書彭澤奏稱李隆捏詞裝
黠許銘貪酷激變等情會奏遮飾顯是李隆主謀
倡亂殺害巡撫跋扈擅權陰蓄異志將李隆牢固
監禁聽候仍咨甘肅監察御史會同巡撫陳九疇
見今各劾奏情由逐一查勘奏報
上從之　二年陳九疇奏許銘之死實由李隆獄具
　上請
上詔這事情重大還於午門前會同多官從公再問

明白來說於是府部科道等文武諸臣集於午門前覆審衆奏李隆法雖懼於謀殺情又涉於謀叛
上乃詔差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前去彼處從公勘問明白來說各寫勅與他給事中陳時明疏曰嘗讀易賁之大象曰山上有火賁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未具者當求以情獄已具者當致其罰也今李隆罪狀已明乃復遠勤有司竊以爲此舉或過矣況
陛下平日所託以爲股肱耳目者在內則世勳三公

九卿臺諫諸臣也在外則地方撫按也今撫按已勘而不信則撫按之臣不勝任矣甫於闕前覆審乃復差官勘問則舉朝之臣亦不勝任矣撫按不勝任使則撫按當罷去舉朝不勝任使日日隨行朝著此何人哉向也萃數十百人於闕廷之前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三人於數千里之外探求巨猾秘縮鬼蜮之情又安知其果足以當

聖意否耶此臣之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者也非獨

此也前日逆濠江西之變其爲謀非一日說者猶以爲差官勘問有以激之近聞巡按御史劉翀将及甘州五衛之衆亦嘗疑曰劉御史領涼州人馬来洗甘州遂潰上山都御史陳九疇倉皇肆出撫安衆疑稍釋實以前日之變註誤者衆故畀罪者多勘官之往彼必自疑曰首謀已擒勘官復来撫乃捜索餘黨乎萬一激成他變誰執其咎李隆既籠中之鳥必無復縱於山林之理勘官之往不與俱至甘州誰則對理若與偕行彼豈不自知惡極

罪大終難掩觽萬一萌僥倖之心同惡相助圖爲邀刼之謀不西走哈密則南走亦不剌矣異日誘引外患如唐之僕固懷恩於時悔之其誰及矣蓋事久則變生勢窮則慮易固其理也伏望
陛下收回差官之命早置李隆於法干以釋中外之疑不從于是大理寺卿鄭岳錦衣衛指揮使王佐奉勑前往陜西會同巡撫王珝勘照殺害撫臣事
還奏同前
上詔李隆運謀鼓衆殺害巡撫搆成大亂幾危邊鎮

李自當等首爲不道情罪深重各依律處决梟示

董文忠着照舊用心鎮守李隆降二級調用　寄

雲參將霍汝愚修理石塘領北關虜入寇殺死把

關指揮殷隆千户劉臣百户梁玉旗牌崔通重傷

三名兵部尚書彭澤疏曰看得前項地方密邇京

師甫及百里被賊擁衆深入失事情重被處鎮巡

衙門將及一月不見奏到若非霍汝愚展轉遷飾

不行呈報必是鎮巡官曲爲回護不即以聞如此

因循地方何賴相應究治轉行直隸巡按御史先

将汝愚行提問罪員鈌推補其鎮守總兵官馬求等廵撫都御史孟春俱著令從實回話

上從之　御史許宗魯疏曰洪惟

祖宗定鼎比都宣大二鎮實惟重地故各屯宿重兵特嚴警報中間獨石一路雖嘗暫失不旋踵而輒收復百有餘年邉鄙有寧輯之慶軍民無爭戰之苦自弘治十八年以来與虜失好貢獻道絶於是乎兵爭日繁加以正德年間權姦柄用債帥縱横平居則剥軍納賄以自固臨事則喪師失地而無

罰宣府之兵首覆沒於虞臺嶺繼而西海子千家榮賈家灣敗衂迭見而大同應州落岸橋之役虜騎騁於野我軍連營數萬寂不敢動兵威士氣消折盡矣自是虜患日侵制禦無策於是弃邊之議興有謂野有稼穡實足招寇則大同城比膏腴良田始翻爲茂草矣有謂大邊地早墩臺難守則宣府龍門所等處瞭望處所始蕩爲虜穴矣自邊地不耕民用斯困險要已弃我守無據於是宣寧水谷關頭黑山等堡日漸拋弃視爲境外大同左右

二衛危如壘卵獨石馬營雲州赤城鵰鶚堡四海冶等城堡侵犯日深田土抛荒沿邊軍餘終年無糊口之計月糧倍屯田之租倉庫罄虛兵力不振矣揆厥頹廢豈無所由哉然當時守臣不以聞朝廷不之知祇云邊警告急發兵發財終無濟事竟不聞追究棄守招寇之因致使後職守臣得以逭誅戮而全首領不亦大幸矣乎爾有都御史文貴修復大同諸堡守備指揮韓雄整理龍門邊備然皆撓於時勢限於才力卒不能復國家之舊疆

以慰邊人之期望臣聞古人之論防邊者或募民以實塞下或屯田以充邊儲未聞赤地廢耕可以絶寇之来也或築受降叅城以扼其喉吭或立河西伍郡以斷其右臂亦未聞弃險内徙可以緩寇之侵也與言及此痛恨何如臣近巡歴其地目覩其弊咸謂二鎮修復舊邊誠有不可緩者盖大同地方屏蔽山西北直隷真定等處實中原之門户宣府地方龍門四海冶等處密邇都城拱衛山陵實京師之肩臂門户不固則家室易窺肩臂要[illegible]

則心腹失何此有識者所爲寒心也先該巡按史
張欽奏要修復大同邊堡一向會議未見施行近
該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奏議自近及遠限以數年
期完舊疆此亦審時量力不得已之論正恐建議
與作用財用力朝廷不之從耳總而論之大同之
邊棄久地遠而功難宣府之邊棄近地必而功易
方今大同鎮巡等官銳意修復若將内帑太倉錢
粮作急給發二三十萬兩先濟其急用然後徵前
項各色錢粮以補其數更調延綏宣府遊兵一營

同備其不虞責成於鎮巡等官令其遠採文貴之
規畫近參張欽之建白酌量參議韓邦靖之估計
折衷都御史張文錦之議處審時度地乘虜遠遁
日夜併工一齊修理邊墻務令完固墩臺務令相
接嚴設瞭望興築弃堡安揷耕種以爲良久之計
不可因陋就簡苟完一時以偷目前之安其宣府
龍門等處工用本鎮遊兵一營會同北路參將張
鎮令其相機度力參酌本官近日修復之議防䕶
興作稍給工食銀数千兩俟至来春土和風暖深

時修理各堡墩務以恢復舊疆圖取實效爲期毋得
妄費工財徒事虛飾務使弃地盡復荒田盡墾使
在我有可據之險虜無可乘之隙無致他日追悔
衛今之於昔焉再照大同北路諸堡險遠難守若
非兵衛終恐有失先年曾議添設叅将一員分守
其地臣看得大同原設兵馬数少益分益孤分守
叅将未易得人本鎮見有協守左副總兵楊賢部
下奇兵三千員名合無比照遼東甘肅事例行令
分守前項地方常川住劄則兵不改聚将不添設

事體簡便亦似相應然舉大役而無勸懲則偷惰者無所警而勤力者或以曠廢再乞懸重賞以待有功明大法以警不恪一有功過施行不爽則激勸之下趨事爭先而工可成矣但動衆者怨易作用財者謗易生發言盈庭作舍道傍皆古人之所忌也更望

陛下始謀惟審斷以必行終謀惟堅斷以必成毋惑他議廢此大圖唐臣韓愈有言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臣請以是爲今日頌　先是大同北無亭障

又長城歲久浸壞虜入即至城下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曰虜入即至城下非烽堠失也失烽堠則解屯戍墩卒懼攻匿警不報且鎮城下即戰場何以示武虜倏忽往来何以耕牧且宣大咸鎮也虜犯宣不數日不屢戰不能至城下以葛峪白陽諸堡爲之外蔽也大同何以獨否于是城紅寺臙圈窯山墩水盡頭沙河堡議設屯守　文錦之治大同也憤正德末戒令弛廢用法深嚴及城五堡將就遂議屯戍事曰發軍須二千餘即于鎮兵內摘撥

或勸文錦招募不聽指揮賈鑑者故西路叅將以言事得罪文錦立督之會總兵官鎮守太監咸以爲言文錦怏曰是令不行也夫令行自近始三標下者非鎮撫親兵部曲乎先以是往軍中服矣三標下皆素游惰有艮室家宅業者聞當發大恐于是伍豪郭鑑柳忠陳浩吴雄郭疤子等百餘輩聚謀曰五堡虜穴也非人所居我輩寧死不往時文錦薦賈鑑爲叅將督工而即以當發者兵護役鑑爲人多慾行視美好水澤土田可禾稲碓磑者私

之後護役軍墾田穿壕濬渠且督工急郭鑑等號下軍曰都府城成即置我輩于死地首畫是策者賈鑑也而又多自私重役困我即殺之後可也因大呼曰同謀譟而面不擁聲不疾者殺之夜二鼓擁至帳殺賈鑑遂叛出塞營于焦山使人請曰必宥擅殺之罪不然即北走胡文錦聞變不知所措令指揮徐輔大同縣知縣王文呂出塞撫之兩往諸叛乃遝張文錦乃奏稱焦山營中帖內開賈鑑統領馬步官軍三千五百員名前往水口堡修築披

塌堡墻券門盖房本官不時將官軍用意雲害差
心腹主文識字李義傳說賈鑑言語每隊要銀五
兩各軍受的艱難無從輳辦賈鑑怒恨說稱你們
這裏做工我一面行大同前後二衛起車送各堡
官軍家小我明日上工每官軍各加一綑定打四
十大棍各官軍畏懼人心慌亂望乞早請示下奏
討赦文以安地方赦我等入城庶得下情便益續
據原差都指揮徐輔等回稱各官軍堅執懼罪不
肯回城臣會同鎮守太監王覲總兵官江桓副總

兵時陳議照前項官軍變起狂謀幾非得已事情
之重大不可干休次焦山而請明仰祈寛宥臣等
切念釁夜禍生誠難指摘千連人衆豈可勝誅若
臣等撫按無方調度失策罪咎誠當萬死伏望
聖明早賜寛恩寧靖疆場止將臣等提究罷黜惟復
别有區裁除再出示選差的當人員賫執至彼撫
諭入城另行外爲此具奏　時諸叛相約曰不可
解散聞砲聲則聚而堅壁由是率数十百人黨行
衢市中時横刼不可制既而文錦下令跡首謀殺

賈鑒者郭鑑等即夜舉砲聚衆攻都院火其門殺文錦刼府獄兵伕庫出罪人奪諸城門自守之且間使走胡求附此大同初變也叛兵推朱振主軍事朱振者山陰指揮也舊任宣大總兵素機詐敢大言失事怨望時以贓罪繫府獄諸叛旣殺文錦刼獄出之推以爲主振因上言不得已爲衆所迫乃以三事約束諸叛令不得犯親王宗室損倉庫軍資及刼掠閭里且爲諸叛乞貸自後紛梗多其畫云

廵按王官疏曰臣看得大同極邊地方軍士作變

殺死將官又殺撫臣燒毀官府刼放重囚內有宗
室俱被震驚居民人家多被擾害見今聚衆動靜
不常十分危迫伏望
皇上軫念西北重鎮急勅該部會集廷臣從長議處
一面查先該鎮廵官并臣奏討寬宥事理早爲澤
賜一面合無俯順群情或令原任大同廵撫今養
病都御史楊志學星夜前來照舊廵撫以安人心
則宄𤈦可暫熄矣
上詔這地方事情已有旨寬宥廵撫都御史李鐸便

差人馬上賫勅上緊前去恊同差去内外官員用

心撫處

尹耕曰朱振爲叛兵所迫然乎曰非也振自失職以来心懐怏怏貌著倔彊覊棲鎮城起釁樂因變自利其宿心也夫牙校擁克用而叚文楚之死無所逃刑涇原推朱泚而叚秀實之擊名其爲賊彼雖籍口擁迫其孰貸之然嘗謂籍茅求安飼虎遺患故凡罷將之貪縱奸黠剛而犯上者不可使居鎮城以邇戎器一則代者難

于吏革有掣肘之虞一則行伍籍其威聲爲倚
重之勢近来郤永居宣亦頗類此附耳反唇譏
者寒心於戲此督府所以有聽勘京師之議也
時諸叛屯結不解人情益恟懼乃命桂勇爲總兵
蔡天祐爲巡撫往撫處之天祐聞命就道或沮之
曰城中不可測也天祐曰蔡人尚吾人況雲中乎
疾馳至鎮勇亦入城與天祐共議密捕首惡二十
餘人誅之既而參將李賢兵征田夷過鎮止宿郊
外諸叛復謀曰屠城兵至矣聚衆殺知縣王文昌

于是天祐密疏請兵曰事已至此法不可不討威不可不行幸親藩業已出城無以臣爲慮也

上乃詔這叛逆軍士先次已曾從寛赦宥却又不知悔悟益肆驕縱反覆無常近聞別處征調輒行嘯聚難再姑息便寫勑與大同鎮巡官者宣布朝廷恩威明白曉諭决要懲治造意下手罪惡深重的數人其餘一切不問胡瓚着兼左僉都御史總制宣大等處事務郤綱着充總兵官一面統調官軍前去大同近地住扎若無罪軍士能擒縛造意首惡

及真正下手助惡之人送官即日奏請班師其擒縛首惡的賞銀五百兩陞授三級擒縛助惡的賞銀二百兩陞授二級脅從無罪的事畢也各賞三兩　廵按御史王官䟽曰用兵之道貴密貴速此等叛卒先後二次作亂輒敢嘯聚人衆守把四門内外之人俱不得出入鎮廵等官亦束手無爲恐懼宗室擾害軍民今若勑遣文武大臣提督兵馬自京師壓境而來又在近處住扎震驚之餘未免反側知俻扇惑之際難保人心不搖在外者老師

費財在内者受慘被禍縱使朝廷恩威之隆從何
而宣布之恐非萬全之計也臣巡按二鎮往来有
名彼不甚嫌自叛卒反側之後亦嘗與諸将議擒
捕之法臣聞兵難遥度巧遲不如拙速機不容則
禍先至矣伏望
皇上将侍郎胡瓚等暫且留住不必着令前来先容
降勑旨一道與臣容臣擇用宣府兵将與大同鎮
巡等官容約定計裏應外合以圖之所有賞功銀
兩先于萬億庫借支若干責令分巡官押觧眼同

應用事寧之日將有功官軍奏請定奪仍將罪人
過悪行法司刊刻大字榜文曉告天下以彰國法
如其不效治臣以罪方遣胡瓚等前来亦未爲晚
上下兵部議左侍郎李昆踈曰御史王官請󠄀擒叛
卒具見本官臨事效忠固爲良策但其建白稍遲
師巳出關勢難中止請王官就彼恊力同心贊决
機宜紀劾功罪誠爲便益
上乃詔王官既欲定計擒捕叛卒如何不及早具奏
今師巳出關軍士首惡尚未獻出國法具在决難

姑息着胡瓚等統兵在宣府駐劄催督大同鎮巡等官設法擒獲有名人犯如有他變即便擁兵前進相機撫剿王官就彼恊同賛决紀劾功罪不許狐疑觀望　先是兵部左侍郎李昆奉勑前往大同撫安亂軍一至宣詔畢即還疏曰臣會同司禮監左監丞王敏於嘉靖三年八月初九日賫勑前往大同開讀及撫諭前項軍士寧妥但大同一鎮極臨邊境且宗室衆多士民繁庶軍伍作亂關係匪輕而朱振等乃能臨難効忠披誠化暴遂使兇

亂軍士斂手待命卒致宗室無恐居民安業轉危為安之力卓然可稱若不據實上陳原功請録何以慰答人心况臣等訪得朱振監追贓銀係當

武宗廵邊駐蹕之日正群姦横索錢貨之時所犯罪譴亦有可推如蒙乞或宥其追徵或加以録用庶可慰大同一鎮人心酬報之公為天下臣子忠藎之勸　桂勇見諸叛復殺王知縣乃奮然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吾輩已任事而坐視賊子戕命吏乎乃僞召郭鑑等與計事賜之食令家丁桂全勝

等即令所斬之乃偽爲有所遺失遣執旗官索于民舍各即其家圖之凡斬三十余人函首以獻其餘黨喧曰鎮府賣我也始言見原而今盡殺之邪譟而攻勇勇登門拒之從旦至暮矢盡被執時天右在病聞變輿至斥諸餘黨曰爾輩戕都堂寧有不討之理得首惡以獻則餘者免矣桂實活汝讐之邪乃譟而解勇因留宿故總兵葉氏宅諸餘黨數窺門且曰葉氏爲我留桂公不可使脫去也會有詔召勇還勇間行赴京師丁是檟綱以兵進駐陽

和諸餘黨仍推振爲主璜綱亦自軍中上書爲之
言詔以振爲總兵犢犯一無所問
按節度使由軍容廢立此唐之所以衰也朱振
包藏禍心窺伺旌節叛卒業共推之矣首惡之
僉斬君罔聞知桂勇之攻圍無能爲救則振之
情見矣璜綱懇請立之比天朝于脱唐壽逆跡
于河朔其罪可勝誅哉
胡璜等至宣府聞桂勇已誅郭鏜等即奏稱大同
地方今幸按堵如故此桂勇朱振先後戮力剪除

兇惡之功郭鑑等敢謀叛亂罪不在赦命臣等興
師問罪止及勑內有名首惡其餘不問痛念大同
軍民本皆良善畏法胡爲不幸生此妖孽今已明
正刑誅遺寇延喘朝夕計料朱振才足捕虜以此
遵奉勑旨於嘉靖四年正月初四日班師回京臣
望
陛下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賡用忠直開通言路如桂
勇等奮義立功者用之不疑靳英等怯懦保身者
黜之必速如此庶廟堂收明良之譽疆場獲保障

之功而
陛下中興大業重光無窮矣再照臣力綿福薄舊患
熱病行至宣鎮前病既作容臣徑歸原籍調理設
若大同餘孽復肆亂逆朱振等身負委用不能靖
恭朝廷不得已議再興師雖臣在籍豈敢辭難上
命一臨當即赴鎮
上乃命差官往勘叛軍事御史蕭一中疏曰邇者大
同軍士叛逆
皇上特勅侍郎胡瓚假以提督之權統兵擒剿而瓚

往逾月怯懦寡謀未見有功俾賴總兵桂勇奮不顧身擒斬郭鑑等十数人而首惡郭巴子等尚未得獲餘黨仍舊守把城門稔惡不悛以此廷臣會議興師方奏請施行而璜已班師還矣方且論功議賞曰某俱宜量加恩典臣與魯綱宣布恩威不足多録臣意璜之厚顏無耻欺罔君上一至此也前此李昆撫安未定而輒還是以有今日之舉今者璜行糜費無功而班師是以勞體勘之官二臣之不忠皆可罪也璜前謂未振足以了事臣竊料

已有規避之心不知朝廷遣彼此行謂何而乃欲以未了之事屬之朱振耶項聞差官體勘知事有不妥遂陳乞休之疏乞將璝先賜罷黜待各官體勘至日與曾綱等另行議處庶人知所警而忠于所事矣　給事中鄭鵬疏曰臣聞大君御天下之柄莫重于紀綱紀綱立則法令行法令行則體統正而朝廷尊天同叛卒戕殺主將剖割撫臣逼挾

親藩抗拒

朝命

陛下不忍加誅開其自新之路而乃不思悔悞彌造
究殘莿然徂征璜綱專閫輕慓寡謀剛愎自用重
勞大衆未弘
廟謨隱匿賊情輙擬奏凱
勅旨有曰擒斬首惡及真正下手之人早正天誅解
散餘黨則殺参將賈鑑都御史張文錦及執總兵
官桂勇之首惡助惡是在必誅者也今郭鑑等之
謀出于桂勇在璜綱未至之先徐㲄等之黨萃皆
逃階賣係未獲之數而璜綱輙爾班師且爲朱振

請
命夫以桂勇謀畧不能盡斬首惡以速報役之禍朱
振受叛卒擁立之恩而能制其死命耶
陛下以討賊付瓚綱瓚綱乃欲付之朱振蓋自料其
力不能辦無以觧脫援立朱振則振必為叛卒掩
覆彌縫而已因之以粗了前事其為不忠甚矣伏
乞將胡瓚曾綱等削奪官爵拏送法司俟勘明之
日處以失誤軍機重罪不從時輔臣已建招撫之
議每人賞銀三兩衆叛始定而其漸不可長矣

十一月盜殺山海關主事王冕先是鄧三陸雄正德十一年四月聞知遊方人自稱活祖習學白蓮教術夜放毫光惑人雄與李真等投跟習學年久每人與迷惑黑色藥丸一包各帶在身要行迷人正德十四年五月活祖故遺傳李真有君王天分沈淮爲軍師雄等俱是臣宰雄等假乞白齋講道爲名各處煽惑廣集人衆將雄爲局頭管領人馬嘉靖三年十一月有李伯川寫立帖文調雄等約在本月二十六日早到山海關取齊開門突入先殺守關主事入城就殺

守備官把關門城池鎖鑰奪了內外召兵爲王以
阻絕東西兵馬至日早雄等赴約主事見坐堂開
關驗放商人雄等暗藏兵器李成騎馬懸帶弓箭
假充商人執齎文引混入衆商人內進關雄等上
主事前堂大叫李王到此主事接駕外有三千人
馬在後本處多人接應見不從雄等當將晃趕至
後堂殺死將伊毋砍傷當有守門軍人走報守備
官田登率領官軍將雄等擒獲及將雄等隨身各
帶李真原散會兵妖言號帖符說藥包等件收獲

提督侍郎李昆上聞

上詔這妖言賊餘黨着各該鎮巡官多方訪察嚴限捕拏仍出榜曉諭但有習學邪術惑衆之徒即便舉首不許互相容隱因登雖防禦欠嚴但當時能擒斬賊犯不必查參王晃着措置撫恤護送還鄉

四年正月鎮守薊州山海關太監李能題稱本鎮所屬山海關遞年各處諸色買賣客商往來經過把截關口照驗文引但是出入貨物俱有分例門單使用准令臣收受按季交割本鎮修理邊墩

兵部侍郎李昆題曰切照前項山海關係臨要害去處原設祈意止是盤結往来姦細原無征税之例如近日妖賊入關爲因盤結輒殺主事若復加以征税則行旅阻滯商賈嗟怨其害有不可言者誠孟軻氏所謂今之爲關者將以爲暴也候命下本部行令太監李能安靜行事不許聽信下人生事圖利擾害地方

上詔這該關往来客商着鎮守巡撫官會委公正官員公同兵部主事從宜抽取門單使用收貯在官

以備修理邊墩等項支費不許侵欺　御史劉顓

疏曰我

太祖太宗奄有寰宇法古出治內而兩京則有宣課司之設外而府州縣則有稅課局之設魚課有河泊所之設鹽鐵有場冶之設至於竹木有工部抽分廠之設舟船有戶部鈔關之設其取利於民極爲纖悉而周密矣顧於沿邊諸關則未始有商貨之征也今太監李能陽假修築邊關之邪謀陰濟漁獵罔利之私計事若出于至公心實儌夫規利

大商賈棄父母離妻子正欲圖錐刀以爲生耳且
經過稅務部嚴驗稅抽分屢矣今復抽取門单使
用何重病之也乞重念邊關干係毋規小利不從
按前山海二事之死不由於虜特書重關也重
關所以重虜防也至於內官抽分果禦暴哉爲
暴哉毋乃内虜之伏也意
初賛綱班師餘悪及執勇者皆漏網都御史蔡天
祐付耳目于誠朴者問以他事蹤之至是逋逃郭
雄輩見事寧漸歸天祐捕斬得四十餘人隨下令

曰殺巡撫之首惡未盡執總兵之冉犯未寃雖爾輩可遂以為安乎今玆盡巳寃矣其安生理此後以變中事來告言者罪于是大定

尹畊曰是變之定也則惟天祐之功盖其鎮靜舒徐委曲詳慎者至矣而或者每每寃之以為釀禍於戲桂勇奮誅而被執瓚綱未捷而班師廟謨重難于用兵反側日有所騰吠斯何時也而可易談之邪或曰是舉也朱振不有力乎曰振出死餘黨危言時發微天祐為所擾矣然守

又聞之父老云事所寧諸璽以次誅振時出危語憾天祐天祐不爲動振益不自安及大誅餘黨乃令人火其門曰餘黨憾于如桂勇也噫斯其得振之心乎然知之者鮮矣

張文錦妻李氏奏稱伊夫被遑將挾讎糾害乞爲辨雪

上以文錦處事乖方激成遑患李氏如何又捏詞奏辨詔追究主使抱本之人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乃上疏曰大同叛卒既賊害將官復戕害撫官

皇上震怒命將出師不旬日間聞就擒斬者五十餘人此誠讋服姦雄易危為安之機也近睹邸報侍郎胡瓚製軍宣府駐劄總兵桂勇行取回京別用第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王師所指必令殲厥渠魁搜捕首惡而後眚災肆赦脅從罔治庶幾威令可行紀綱可振否則姦宄猶昔而欲國體之尊世道之理蓋亦難矣又張文錦叨膺重任致茲大患誠宜深加譴責以為付託不效之戒然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因假手士卒又從而慫慂之傳

之四方群小皆得以藉口而寖生陵替之階其𥠖
國家紀綱之大豈細故也哉矧自正德年來江彬
用事誘置邊卒出入禁廷後雖分遣歸鎮此輩猶
懷怏怏稍不如意輒敢撫劒疾視𪐴其長帥漸成
驕横難制甘肅之變已爲之先矣然則可獨歸咎
于文錦乎查張文錦貫鑑修復水口果爲公無私
或量賜優恤庶名分可全而紀綱爲之稍振矣
上詔陳洪謨受命廵撫一方當理職務未必修舉如
何又出位妄言欲盡理天下之事況大同之事情

朝廷處置得宜恩威並著邊境已寧張文錦家屬
薄示懲戒有何重究乃特出意見輕率奏擾好生
不知事體着從實回將話来
提督鴈門都御史畢昭疏曰山西全省地方極臨
邊境除大同一鎮外其所以保障軍民預防慮患
惟在鴈門偏寧三關而已而鴈門一關相臨應朔
稍近腹裏隘堡聯絡有險可恃若偏寧二關地方
平曠處所要衝兩關相距約有一百八九十里若
虜從中路突入兩關人馬急難會合老營堡人馬

亦難卒至惟八角堡北至偏頭關老營堡各九十餘里南至寧武關亦九十餘里固虜騎累犯之衝亦我兵會合之總若於此處建官設所積聚兵粮誠保障之至計經畧之遠圖也但移舊更新事情重大各職未敢輕議久訪彼處軍民皆稱堡北四圍俱鎮西衛屯地若於此處立所則屯種之人便矣又稱鎮西衛之軍見在偏頭關備禦若於此處立所則鎮西之軍便矣又謂八角常年守堡俱係鎮西衛官員若於此處立所則鎮西之官便矣揆

之人情上下稱便於此立所防邊誠爲相應
上從之准改調八角守禦千戶所　北虜由許家衝
入寇龍門守備馬驥以兵少不敢戰度虜必由舊
路出乃率兵斷其路路在兩山間驥濬壕深二丈
許虜聞之大驚以精甲拒後絕牽蟻渡而去土人
曰是時得官軍一營至則虜可殲也
按閱邊人之談虜情者曰百騎不越城千騎不
越路萬騎不避鎮言虜騎愈多則所入愈深也
又曰鎮守戰原野摠分守戰山谷斷守備戰溪

岸聆言所統旣寡則相機其宜也若驥者其足

以知此乎紀之以爲小校法